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范冉冉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资本积累论》是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自创作至今已整整一百周年。回顾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围绕这部著作的百年论战史,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学者们一方面批评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她在学理上对一个“虚假问题”作出的“幼稚回答”,另一方面却又在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现象时不断地返回到卢森堡去寻求答案。这无疑令人好奇:这部著作的“魅力”究竟何在,以至于学术界在面对它时如此自相矛盾?本文试图回归该著文本去探寻卢森堡创立资本积累理论的总体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为现时代汲取一定的理论养分。

关键词 《资本积累论》; 扩大再生产图式 “第三市场”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 范冉冉(1984—),女,河北省正定县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12)02-0167-05 **收稿日期** 2012-01-15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为主题,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历史条件问题。她在《原序》中明确提到写作此著的缘由:一是作为国民经济学的通俗入门书(她当时在从事教学工作),旨在通俗地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二是在理论上牵涉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三是从经济角度探寻帝国主义的实质和根源。遗憾的是,该著刚一出版就遭到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猛烈批评,鲍威尔、潘涅库克、埃涅斯坦等指责卢森堡“要解答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布哈林随后也批评卢森堡“用来论证她的答案的理论是错误的”^[1](P55,285)]。虽然这场争论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却越来越凸显出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时代价值。故回归著作文本来解读《资本积累论》的总体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挖掘卢森堡思想的理论内涵,而且对于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是循着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路向而展开论述的。从对魁奈和亚当·斯密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到对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探讨解决问题,该书始终贯穿着一种方法论,即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客观地说,这种模式不仅善于对传统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而且注重从总体的历史主义视野出发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一、逻辑起点: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研究路向,在抽象出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两部类价值要素所需保持的基本比例关系后,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考察就可以结束了。但作为一名马克思理论的传播者,卢森堡的任务不仅是要通俗地说明其理论内容,而且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论证该理论的有效性。因此,在卢森堡看来,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论证工作才不过刚刚开始。为了证明这些方程式并不仅仅是数学上的练习,也不仅仅是商品生产制度的结果,她首先选取社会主义计划社会的视角去验证图式的有效性,其结果证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作适当的修改后,对于一个计划社会,也具有客观的正确性。”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不仅包含着社会资本运动的特殊内容,而且反映了以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为特征的一切社会再生产运动的一般内容及共同规律。同样的考察也被卢森堡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她一方面肯定了图式所反映的两部类的相互依赖关系——“无疑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二部类,就它的积累决定于现有的追加生产资料而言,是依赖于第一部类的。反过来看,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可供追加劳动力用的相应数量的追加消费品”^[2](P87)]——依然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两个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来说仅是必要但不充分的“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

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但这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2](P87)} 这就是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资本积累论》接下来的部分都是围绕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而展开并深入下去的。

那么,卢森堡提出“剩余价值由谁实现”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从其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实际目的来看,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她旨在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无疑,她注意到了当时帝国主义的典型现实,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那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而在她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1](P163)}。因此,作为马克思的忠实学生,卢森堡试图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的资本积累问题出发来探讨和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这也是她之所以在抛出问题时反复强调“实际上”、“事实上”等字眼的原因。也就是说,她迫切地想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社会现实找到一个有力的理论解释。这样看来,摆在卢森堡面前的真正问题实际上是:为什么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历史的偶然出轨?当她带着现实困惑求助于马克思时,发现《资本论》中本应与她的问题最相关的资本积累图式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一个“久觅不得的答案”,甚至连她所处的时代似乎都被马克思作为次要因素在前提中抽象掉了。卢森堡的失望之情不难想象,但她仍竭力想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为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找到一个容身之地,而且她也不能容忍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中有任何的理论缺陷,就像她不愿抛开马克思的理论另起炉灶一样。从这一点来看,卢森堡事实上在向图式提问前就已预设好答案,而她所提出的问题不过是把图式引入“陷阱”的向导,在看到图式深处困境而百般挣扎时,她一定会递给它一条可以自我救赎的绳索。因此,“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哪里来”的问题虽然看似源自图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是卢森堡节外生枝强加于图式的额外考问。

二、理论与现实: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出于上述原因,卢森堡在随后的论证中表现得十分谨慎,她并未直接抛出已预设好的答案,而是试图在否定马克思理论对该问题的尝试性解答中,将

她节外生枝的自问自答以合理化的形态提出来。首先,她考察了图式中各类要素带来有效需求的可能性,如“为两部类的资本家和追加的劳动力的消费而扩大再生产”,“人口的自然增加创造了增长的需求”,“土地所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等其他阶层的需求引起了扩大再生产”,以及“对外贸易”等。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她所考察的这些要素事实上都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有一定影响。但她认为,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界限内,这些因素并不能实现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而这个“界限”实际上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为了便于研究商品社会的经济规律,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的、超越现实的纯粹资本主义状态:“为了要摆开搅乱的附随事件,便于在纯粹状态上理解研究的对象,我们在这里必须把商业世界当作一国,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且已经征服一切产业部门。”^{[2](P91)} 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卢森堡看来就变成了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缺陷,她还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其他章节中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描述与图式作了比较,并指出那些与现实的矛盾之处。

在卢森堡看来,一旦人们去掉某些限制性假定来观察实际运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该图式的缺陷就开始呈现出来:第一,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是以生产技术不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为前提的。而根据他的整个理论,在资本积累增大的条件下,资本的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较之可变资本并非像图式所显示的那样停止不变,而是相对增大的。反映在物质形态上,第一部类的生产较之第二部类也应增快得多,而图式却排斥了两部类内积累的变化。第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排斥了过剩资本的形成。该图式是以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相等同为基础的,这就排斥了生产跳跃式的扩大,并排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个别部门的片面发展。而实际上,生产跳跃式的周期性扩张和各部门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实。因此,卢森堡认为,该图式所假设的总资本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过程相矛盾的。第三,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与他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认识相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生产力的无限膨胀能力与社会消费的有限膨胀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该图式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市场与生产的统一:当资本已达到积累阶段时,剩余价值剥削得越多,积累就越大;积累越增大,剩余价值实现

得也越多。由此看来,市场超越资本家与工人的消费而不断加以扩大就似乎没有必要了,而社会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对生产的圆滑进行及无限的扩张能力似乎也并不构成障碍。但问题是,事实上资本积累确实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并爆发为周期性经济危机,驱使资本向不断扩大市场迈进。

显然,卢森堡对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批评并涉及到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的研究方法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为了在更纯粹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情况而对研究前提进行了科学抽象,如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前言》中明确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而这种抽象力既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毫无目的的,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本质联系及一般规律,而对所占有的丰富材料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而提炼出来的。卢森堡在分析该图式时,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纯资本主义形态”的抽象前提对于研究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意义,并指出简单再生产图式为理解资本积累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却又指出这样的前提与资本主义现实状况极为不符,因而该图式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样看来,似乎是卢森堡自己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不可自拔。因为马克思正是通过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撇开种种次要因素和条件,对事物和过程的纯粹形态进行研究,才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绝非仅仅使认识停留在抽象阶段,而是遵循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科学思维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对于卢森堡对该图式前提的质疑,结合上文的分析来看,我们非但不能指责她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且应认识到,这恰恰反映了她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灵活运用。她巧妙地利用辩证分析方法来展示马克思理论的“矛盾”之处,其目的不过是为那个“节外生枝”的问题找到一个合法性的立足之地。实际上,马克思在提出扩大再生产图式时的确把“剩余价值实现”作为固然性前提抽象掉了,他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在剩余价值可以实现的前提下,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实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两部类价值要素所需保持的基本比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赞成汤姆·肯普在评价卢森堡时的中肯态度“应当承认她是在力图抓住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想象的问

题。”^{[1](P35)}与其批评卢森堡在学理上提出了一个“虚假问题”,毋宁说她从流通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作了有益补充。

三、“第三市场”理论的提出

卢森堡在批评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后,以总体性历史主义的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即“第三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卢森堡分别从剩余价值的实现、物质要素及可变资本的积累等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她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深刻理解。

第一,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在非资本主义阶层或民族内有一个“追加市场”。卢森堡设想并例证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超过自身需要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这样,第Ⅱ部类顺利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增大对第Ⅰ部类产品的需求,第Ⅰ部类通过向第Ⅱ部类销售产品而实现剩余价值的积累或扩大积累。在这里,她以19世纪英国棉业向世界各地的农民销售棉织品举例说明。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超过自身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这样,第Ⅰ部类实现资本积累,从而扩大对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第Ⅱ部类通过向第Ⅰ部类销售产品而实现或扩大资本积累。在这里,她以英国和德国工业向非资本主义国家供给产品作为例证。

第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需要依靠非资本主义社会。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未从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无论是在剩余价值向纯粹的价值形态转化的过程中,还是在价值形态向生产资本的形态转化的过程中,都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周围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非资本主义”不仅包括国外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包括国内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以及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她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它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2](P282)}卢森堡正是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帝国主义的实质的,在她看来,使用武力等手段的帝国主义掠夺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典型特征,甚至将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

第三,追加的劳动力只能从非资本主义社会阶

层和国家中汲取。卢森堡认为,通过分析欧洲大陆无产阶级的来源可以看出,农村及都市中间阶层随着农村经济及手工业小经营的没落而变为无产阶级的不断过程,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崩溃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不断从非资本主义状况过渡到资本主义状况的过程。她也承认,对某些国家的某些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事实上的支配必然会导致资本的扩张,从而发生了力图把那些国家和社会置于资本支配之下的现象。而当这些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被置于资本支配之下时,实际上已经被“资本主义化”了。

回顾学术界围绕卢森堡的理论而展开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市场”理论,其他多数问题都是由此而引起的。肯尼斯·塔巴克认为,假如该理论成立的话,那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卢森堡改变了马克思展开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整个基础。卢森堡把“对第三市场的剥削而不是把对工资劳动的剥削作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而这样一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就不再是一个正确的主张了”^[1](P40)]。此外,布哈林认为,卢森堡忽略了资本家只是为了追求比在国内市场更大的利润而向外扩张的原因,并指出资本家追猎殖民地劳动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获得劳动报酬的差额,寻找更高的剥削率和利润率。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正是以“第三市场”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她认为,帝国主义从经济根源上说是“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残余的竞争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2]。但事实正如其批评者奥托·鲍威尔和布哈林所言,卢森堡仅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唯一的根源。换言之,卢森堡只是揭示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态仍具有资本主义一般性扩张的本质属性,却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即“金融资本”维度的缺失,致使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与“第三市场”理论一样最终被“置于被告席”^[1](P50)]。然而,从总体上看,卢森堡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方面所作的努力仍是值得赞许的,她不仅解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状况,而且准确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的发展轨迹。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研究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资本积累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崭新

变化,如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漏洞,以及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但如果拨开迷雾看本质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而已,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使用各种金融、暴力和政治高压手段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并试图维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借此来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称之为“新帝国主义”。在原始积累方式仍在继续的同时,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危机转嫁或自我调整的方法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又是第一个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既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又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其传导体和滋生场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至于“当资本积累囊括全世界之时,就是资本主义崩溃之日”。她在这里提到了资本的界限问题,而这实际上也几乎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的终极旨趣。不同于卢森堡从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出发来考察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来阐述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卢森堡的思想。如美国当代学者大卫·哈维的著作《新帝国主义》的核心关切就是“在资本积累的外部空间日益受到压缩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到的“原始积累”问题在当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变本加厉存在着,伊拉克战争就可看作是美国为了转嫁内部资本过剩的危机而对伊拉克实施的超经济性的掠夺。而同为美国人的迈克尔·哈特在与他的意大利学生安东尼奥·奈特利合著的《帝国》一书中,则论述了一种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帝国出现的可能性。

卢森堡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者,她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帝国主义阶段会经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她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个阶段自身蕴涵着巨大的潜在性的破坏力量,如果不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崩溃形式加以引导,那么,它不仅不会自动地滑向社会主

义,而且会把整个人类带入可怕的灾难深渊。这与今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语境不谋而合,卢森堡甚至被哈特和奈特利称作是 20 世纪的第一位生态思想家。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其实不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自然资源的枯竭及全球环境的恶化,这样下去,卢森堡认为,人类不是在社会主义中生存下来,就是在野蛮中走向灭亡。“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1](P376)]。她主张,无产阶级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那一天,而应远在经济结果到来之前就展开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力、战争和革命行动。为了胜任所有这些任务,工人阶级必须首先觉悟到自己的任务,并且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促进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启发群众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任务和道路”的领导作用。她高度赞扬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特别提示无产阶级政党要注意同群众的“自发性”斗争情

绪保持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以一种“正当时”的姿态怡然自存。她在研究资本积累问题时敢于打破对马克思固有理论的盲从式理解,较之于那些教条主义者,其开放性的批判态度更为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她在总体性历史主义的宏观视野下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索,为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中重新思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并为暂时处于低潮期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 [1] 布哈林,卢森堡.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 [2]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3]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 [4] 鲍威尔. 资本积累 [J]. 新时代,1913(24).

Rosa Luxemburg'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AN Ran - ran

(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wrote by Rosa Luxemburg. It has been a hundred years since published in 1912. Looking back the century's Debate toward this book by the East and West Marxism academia, people find a strange phenomenon: on one side, scholars criticize that Rosa Luxemburg made a naive answer to a false question from the doctrinal view; on the other side, they also criticize the critics weren't much wiser than her. The curiosity is what the book's charm in, so that the academia is in such a dilemma. This paper tries to return to the text itself to find Rosa Luxemburg's logic, and absorb some theory nutrient for Our Times.

Key Word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Expanded Reproduction Schemata; Third market theor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